

「疾病、醫療與文化」專輯導言

Preface: Disease, Medicine, and Culture

李 貞 德*

醫療史研究在臺灣蓬勃發展，不過是最近二三十年的事。過去以醫師為主體書寫的學科史，近年來吸引眾多歷史學者投入。相較於醫師寫史或回顧本科光榮或期待臨床突破，¹ 歷史學者則致力於將疾病與醫療的相關活動納入社會文化的脈絡考察，希望藉由對身體知識、疾病觀念、本草藥物、治療技藝，以及醫護照顧者群體之分析，增進對特定歷史時空乃至整體人類經驗的認識。1992 年夏天，一群抱持這種想法的學者和學生，組成了一個名為「疾病、醫療與文化」的讀書小組，定期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聚會。雖然參與者主要是歷史學出身的人，但座中常有滿懷熱誠的醫師出席討論並提供學科觀點。² 儘管大家仍閱讀傳統中國的醫經藥典，探討的卻不限於一般

2016 年 8 月 13 日收稿，2016 年 8 月 17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8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Lee Jen-der is a research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t the Academia Sinica.

- 1 見 Chang Chia-feng(張嘉鳳), "A General Review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a and Taiwan, 1919-1999," paper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Médecine en Chine, Techniques de Santé et Histoire Sociale, Paris: CNRS/EHESS; et l'Institut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Collège de France (2000.6.21-23)。鄭金生、李建民，〈現代中國醫學史研究的源流〉，《大陸雜誌》95.6(1997.12): 26-35。
- 2 早期固定成員有賴鵬舉醫師，後則因討論主題之別而有不同領域之醫護人員或公衛學者出席。見杜正勝，〈醫療社會文化史外一章：從專職技術到政事治理〉，收入金仕起著，《中國古代的醫學、醫史與政治：以醫史文本為中心的一個分析》(臺北：政大出

稱為「內史」的醫理、症候、方藥、醫說等，而是配合這些典籍出現時代的各種文獻，考掘其中反映的身體觀、家族倫理、學術社群、政治作為、大眾心態，以及文化交流等課題，並以「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自況，或謙稱「另類醫療史」。³ 這群成員人數不多、相對年輕，涉獵時間也不算長，卻頻繁檢視自己的取徑與方法，或許是在評估可行性的同時，也藉以向學界說明此一新興領域的正當性。⁴

1997 年，藉著史語所成立專題研究室的契機，「疾病、醫療與文化」小組改制為「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並申請中研院主題計畫的補助。有了經費挹注，研究團隊連年舉辦國際會議。⁵ 與會學者除耙梳史料、考訂文籍之外，也在人類學談隔離與禁忌、社會學談醫療化與市場邏輯、宗教研究談聖俗觀念，以及各種後學（後現代、後結構、後殖民）論述的啟發下，從不同角度切入自古至今與健康維護相關的主題，充分顯示實驗與拓邊的精神。⁶ 這些會議，一方面有利於持續產出研究論著，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臺灣與國際學界互

版社，2010），頁 i-xxii。此文原為金書推薦序，後轉載於《古今論衡》21(2010.12): 133-154。

- 3 杜正勝，〈作為社會史的醫療史：並介紹「疾病、醫療與文化」研究小組的成果〉，《新史學》6.1(1995.3): 113-151。杜正勝，〈醫療、社會與文化：另類醫療史的思考〉，《新史學》8.4(1997.12): 143-171。文中，杜正勝稱歷史學者的關懷與執業醫師不同，寫史不敢抗衡，故謙稱另類。
- 4 當時讀書小組的成員大多為碩博士生或助研究員、助理教授。檢討回顧文章，如李建民，〈一個新領域的摸索：記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源起〉，《古今論衡》1(1998.10): 59-62；祝平一，〈展望臺灣的科技與醫療史研究：一個當代臺灣知識社群的分析〉，《臺灣史研究》4.2(1999.6): 157-174。
- 5 歷年會議主題，包括「醫療與中國社會」（1997）、「華洋雜處：中國十九世紀醫學」（1998）、「潔淨的歷史」（1998）、「養生、醫療與宗教」（1999）、「健與美的歷史」（1999）、「疾病的歷史」（2000）、「宗教與醫療」（2004）、「從醫療看中國史」（2005）、「醫療與視覺文化」（2010），以及「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2015）等。
- 6 歷次會議主旨，見研究室網頁：<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又如李貞德，〈從醫療史到身體文化的研究——從「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談起〉，《新史學》10.4(1999.12): 117-129。這些實驗性質強烈的嘗試，也曾引起質疑，如杜正勝曾表示即使另類，宗教性的污穢與瘦身美容廣告等課題納入醫療史會議，也已經到達極限了，見杜正勝，〈另類醫療史研究 20 年——史家與醫家對話的臺灣經驗〉，《古今論衡》25(2013.10): 3-38，收入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主編，《中國史新論·醫療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 7-60。

動合作的機會。⁷

其實，早在 1980 年代中後期，從歐美返臺的學者，便已開始利用醫療相關史料進行明清社會史研究，包括兒科知識和區域性人口差異的關係、民間醫療組織的政治文化意涵，以及健康照顧作為施善教化的工具等課題。⁸ 1990 年代末廣泛而密集的國際交流，一方面邀請西方研究中國醫療史的學者來訪攻錯，另一方面在更大的亞洲脈絡下與中國自然科學史、日本蘭醫、印度殖民醫學等領域的研究者切磋，都讓原本獨自摸索的臺灣學術社群深得激勵，並進一步確認自己的研究旨趣：不在鞏固或挑戰傳統中醫在現代社會的地位，而是將醫療知識、傳播與實作，當作蹲點觀察的對象，宛如人類學者到外鄉異地探索新境一般，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與文化。⁹

這些前期耕耘形成沃土，吸引也接受新鮮種子，2000 年前後，更多從歐美取得醫學史或科技史博士學位的同道加入教研行列，並且不限於中國史的範圍。從此，醫療與社會、文化乃至政治、思想交織共構的歷史研究，益形蓬勃，成果豐碩。中研院持續補助整合型研究，開拓新領域、深化新課題，如活力充沛的衛生史計畫，不僅網羅臺灣新秀，也邀請北美同行參與，後並出版中英文專書，探討十九世紀末以來，衛生觀念的引入、機構建制、宣導

7 如史語所與聯經合作出版之「生命醫療史系列」叢書，包括李建民主編，《從醫療看中國史》(2008)、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2008)、李貞德主編，《性別、身體與醫療》(2008)、林富士主編，《疾病的歷史》(2011)和《宗教與醫療》(2011)等。

8 如熊秉真，〈清代中國兒科醫學之區域性初探〉，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頁 17-41；Angela KC Leung(梁其姿)，“Organized Medicine in Ming-Qing China: State and Private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Late Imperial China* 8.1(1987.6): 134-166；梁其姿，〈明清預防天花措施之演變〉，《國史論叢》(臺北：食貨出版社，1987)，頁 239-253。熊、梁兩位當時在中研院工作，近年則轉職香港。

9 2001 年，來自臺、中、日、韓、馬來西亞和土耳其等各地的醫史學者，在京都成立亞洲醫學史學會 (Asi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決議將秘書處設於史語所，並於 2003 年在臺北舉辦第一屆雙年會。ASHM 網址，見 <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ashm/>。人類學旨趣的醫療史研究，見 Jen-der Lee(李貞德)，“The Past as a Foreign Country: Recent Research o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in Taiwan,” 《古今論衡》11(2004.9): 37-58。

規訓等發展對華人與東亞社會的影響。¹⁰ 而各大學紛紛成立與醫療史相關的學術社群，拜網路興盛之賜，討論熱烈而即時，日後並促成中英文學術期刊的出版。¹¹ 各種醫療史課程應運而生，在歷史系所、醫學人文科或通識教育中邀請青年學子打開跨領域的視野。而為了教學之便，學者除了建立醫療史課程網站，也持續中譯西方醫療社會史論著，並合作編撰教科書。¹²

活力充沛的學術社群，對各種跨界現象皆感興趣。近代西潮東漸後中醫的挑戰與回應固然引人入勝，即便傳統時期中國各地區醫療實作的互動發展，以及中國醫學向域外傳播或反饋回流的研究也方興未艾。從疾病與醫療的角度切入探討傳統中國的歷史文化，此一取徑逐漸獲得漢學界的認可。相

-
- 10 梁其姿主持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題計畫「明清至近代漢人社會的衛生觀念、組織與實踐」(2002-2004)，出版中英文專書，包括 Angela KC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 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祝平一主編，《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衛生史計畫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hygiene/main.php>。
- 11 傅大為在 1998 年成立並主持科技與社會網路討論群，集結年輕同好，亦包括歷史學者，唯以近當代議題為焦點。研究團隊後出版學術刊物，包括《科技、醫療與社會》，網址：<http://stm.ym.edu.tw/link/93>，以及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其中不乏醫療史論文。英文刊物的網頁簡介，舉例說明研究範疇時，也以醫療為主要領域：「人類胚胎與幹細胞研究、家庭與生殖科技，以及中醫全球化等」，網址：<https://www.dukeupress.edu/East-Asian-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此外，政治大學文學院成立「身體與文明研究中心」，歷史系醫療史教授即為主要成員，網址：<http://cbcs.km.nccu.edu.tw/>。
- 12 如臺灣大學歷史系有「歷史、醫療與社會」、「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與醫療」、「性別、身體與醫療史」等，政治大學成立「身體、技術與歷史空間」學程，開授「中國醫學與養生文化」、「中國古代醫療史」、「中古醫療文獻中的疾病、環境與認知」等，臺北大學歷史系有「中國醫學文化史」、「中國古代醫療史專題」等，清華大學歷史所曾有「性別與醫療史」等課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固定有醫療史課程，近年該校與中研院合作設置通識人文講座，其中「科技與社會」的四種課程中，有三種為醫療史領域：http://ashcc.litphil.sinica.edu.tw/teacher_22.php，雙方參與同仁並於近期內合編醫療史教科書。至於課程網，主要是為醫學院學生提供歷史學的基本知識、思維與視野，可見：<http://www.ihp.sinica.edu.tw/~medicine/medical/index.htm>。譯書方面，如李尚仁譯，克爾·瓦丁頓 (Keir Waddington) 著，《歐洲醫療五百年》(*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臺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14) 等。

隔十二年在臺北召開的兩屆國際漢學會議，前後出現了「性別與醫療」和「衛生與醫療」的組別，中外學者踴躍參加，論文也都集結出版。¹³ 本期專輯，便是在這一連串學術發展的脈絡下應運而生。

專輯共收六篇文章，分別處理唐初至清末各種疾病、醫療與文化互動共構的現象。陳韻如的文章“Accounts of Treating *Zhang* (“miasma”) Disorders in Song Dynasty Lingnan: Remarks on Changing Literary Forms of Writing Experience”顯示，唐宋之間記載嶺南瘴病療法的文獻，在型態上發生變化，中古以來大多由醫家提供的驗方，到兩宋時擴增。北宋時士人加入醫方的撰述行列，提供嶺南宦遊的保健維生之法，到南宋則史部地理和筆記類作品中亦可見瘴病描述與對治建議。並且宋代的士人書寫，大多強調親身見聞與體會，一方面表明身體感及其所隱含的個人差異在用藥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顯示醫療敘事呼應整體士人寫作風格的演變。風土影響健康，是中國古典醫學理論的重要面向，但「南方」的特殊性，卻在漢宋之間帝國拓展的過程中愈趨明朗。¹⁴ 陳秀芬〈食物、妖術與蠱毒——宋元明「挑生」形象的流變〉一文，分析「挑生」在宋元明三代的形象轉變，則呈現近世以降統一帝國中「南方」作為他者的複雜性。她廣泛運用醫書、文集、筆記小說和法律案牘，說明兩宋嶺南特有的、將腹中食物變成活物以害人的法術，隨著帝國南方開發與水土不服的身體感，在明代發展成兩廣、滇黔甚至閩地亦出現的一種蠱毒，且在士人記載中，與斂財相關之金蠶蠱，以及和性控制掛勾的定年蠱，產生混同現象。她反省過去蠱毒研究強調「主流建構異族想像」的取徑，嘗試呈現蠱毒論述及其參與者的異質性。

帝國建構的過程中，疾病（如瘴癘和蠱毒）有可能被當作區隔人我、士

13 黃克武主編，《性別與醫療：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祝平一主編，《衛生與醫療：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

14 相關研究，最早可見蕭璠，〈漢宋間文獻所見古代中國南方的地理環境與地方病及其影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1(1993.4): 67-171。後則有范家偉，《六朝隋唐醫學之傳承與整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4），第6章〈人口遷移、地方發展與疾病恐懼〉，頁127-154。梁其姿，〈疾病與方土之關係：元至清間醫界的看法〉，收入《性別與醫療》，頁165-212。

庶或華夷的手段，而醫療則可能提供正統論述的資源。范家偉的文章〈元代三皇廟與宋金元醫學發展〉，也涉及帝國統治，不過是從醫學教育的角度切入。元代設立三皇廟，將伏羲、神農與黃帝奉祀為醫學始祖，學者論述已多，范文則進一步追究三皇廟所傳播的醫學知識，指出元廷採納《聖濟總錄》並推廣運氣學說，在上承宋金醫學的發展中建立統治正當性。事實上，所謂繼承發揚，大多涉及創造性轉化，在官方醫學教育中固然如此，在民間推廣成方的經驗中也有跡可尋。張學謙〈丹溪補陰丸——明代的身體、藥方與性別〉一文，追蹤掛在元代大家朱震亨名下的「補陰丸」，便發現明初的士大夫醫者王綸才是主要推手。王綸發揮丹溪「陽有餘而陰不足」（故氣常有餘，血常不足）的身體論述，支持男女老幼皆須補陰的說法。他提倡以黃檗和知母等寒涼藥為主的補陰丸，正好因應科舉競爭日趨激烈、商業化城市生活帶來道德焦慮的社會需求。此一成方深受明代士人歡迎，以男性為主要服用者，從理論和實務上，標示出宋代以來男精女血的性別化身體觀，已逐漸退潮。

同樣處理身體觀轉變的，還有祝平一分析清代心腦之爭的研究。相對於傳統中國醫學以心為君官的思想，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論證記憶在腦的說法，提供了反教人士見縫插針、表達不滿的機會。乍看之下，似乎是解剖知識的爭議，但深究其中神學辯論及其政治脈絡，卻可見醫學課題背後複雜的文化競技。此篇〈方寸之間——天主教與清代的心、腦之爭〉和陳明的研究，都拉開了本專輯的視野，將中國醫學史納入更廣闊的跨文化交流脈絡中考察。陳明〈「阿勃參」與「拔爾撒摩」——中外藥物交流之長時段考察例證〉，透過自唐至清外來樹脂藥的記載、流傳與運用，指出宋元以降醫療用藥選材集中，與本草書籍廣收名實的博物學性質，愈趨分離的現象。他先說明古代南歐與西亞盛行的香膏阿勃參在唐代進入中國文獻後記載零星，然後介紹明清之間隨傳教士自南美入華的香藥拔爾撒摩，雖然清初宮廷君臣用它驅風避暑，甚至視為軍中主治刀傷的良藥，但民間不見且一般記載仍多當作神奇珍寶而非研發療效的對象。相較於江戶時代日本蘭醫致力於吸收並利用域外本草，中國醫者對外來藥物的學術研究與臨床發揮，至清末民初仍不多見。陳文徵引大量中外典籍，以特定藥物為對象，進行長時段跨區域的考察，嘗試為醫藥的物質文化研究提供範例。

綜觀這六篇文章，就主題言，包括了醫學史典型的本草藥方分析（張學

謙、陳明)，醫學理論的繼承與轉變（范家偉、張學謙），以及身體觀和方興未艾的身體感研究（陳韻如、陳秀芬、祝平一）。而六位作者也都將醫療典籍放在當時代的脈絡中，搭配其他文獻，處理各種文化史課題，包括疾病與醫療在中國境內的跨界傳播（陳韻如、陳秀芬）、醫藥的域外交流效應（祝平一、陳明）、醫學發展所反映的政治意義和宗教面向（范家偉、祝平一），以及疾病與醫療中的性別觀念等（陳秀芬、張學謙）。就時代言，六篇論文涵蓋了隋唐至清末，而以宋明之間的變化，討論最為集中。雖然，缺了醫經理論奠基時期的古代史，以及本草藥學興起的中古前期，難免遺憾。不過，整體而言，本專輯可說已大致呈現了近年來中國醫療史研究的幾個熱點，或可供讀者參考檢閱，並進一步精進分析。

